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先明 著

公元

1911

年中国实录

清王朝

的

灭亡

遗

公元
1911
年中国实录

清朝

的

◎王先明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朕

遺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清王朝的崩溃: 公元 1911 年中国实录 / 王先明著.

2 版.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 1

ISBN 978 - 7 - 201 - 03367 - 9

I. 清... II. 王... III. 中国 - 近代史 - 史料 - 191

1 IV. K257.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4550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

出版人: 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部电话: (022) 23332446

网址: <http://www.tjrm.com.cn>

电子信箱: tjrmchbs@public.tpt.tj.cn

天津新华二印刷有限公司 新华书店经销

*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960 毫米 16 开本 17 印张 1 插页

字数: 250 千字 印数: 1-6,000

定 价: 33.00 元

前 言

“我看到昨天 我知道明天” 地乃占古旁神比汁拉像上雄制从幼女 目！光吐

——在同治时代,无论朝廷还是民众都视铁路为“灾变异物”,曾经力谋阻拒近代铁路在黄土地上的出现。即便为了朝廷“经济”不得已的需求,1882年修筑了一条不长的唐胥铁路,也因为“机车直驶,奔突轰鸣,震撼东陵,列祖列宗不得安宁于九泉之下,”而被朝廷勒令停驶,以祖宗情有独钟的马拉罐车取代了过分时髦的机车。岂知还不到30年的光景,朝廷和民众双方围绕着铁路权利的“国有”“民有”,交电飞驰、纷争不息、路潮奔涌之际,玉成了“民主共和”的时势。

——60年前,张扬着“上帝”旗帜的洪秀全精心谋划了旨在颠覆清王朝的武装起义。数十万肩着铁锄竹担从田间垄头走来的农民,共同撑起的“太平天国”的半壁江山,最终却被“书生将帅”拉起的同样出身于农家田土子弟的湘淮军,掩埋在历史的遗恨之中;60年后,由清王朝手创的“新军”士兵的一声不经意的枪声,却宣告了清王朝267年统治的终结。

——“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岁月已经定格为历史的记忆;现时年轻的秀才、举人甚至进士们,却在军营里既完成着自身人格和价值的时代转换,也在规划着民族前程的远景蓝图。

相关和不相关的许许多多的事变,因果不明地交织于这个特定的年份,以百川归海的宏阔大势展示着一种社会历史氤氲流转的规则。

1911年无疑属于社会历史节律的秋季。正像田野里劳作一年的农人,只有面对秋果的厚薄肥瘦,才会更加认真同时也更加自觉地回头打量那个漫长的辛劳过程。因而,当1911年注定成为历史,成为我们这个民族由农耕文明走向工业文明,由传统社会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个不容跨越的历史环节后;只有当我们再次处于历史转折的当口时,才会有足够的耐心比量着历史之果去挖掘已被岁月湮没的历史成因。

虽然历史事变是在突发中展示着自身的不可逆转的力量,但它猝然爆发的能量和运动的历史趋向,却早在商人的锱铢权衡和村民炊烟锄影的日常社会生活中缓慢蓄积着。自然岁月和社会生命的流程本身,早已规定和制约了它迈向未来的力度和走向。

因而,虽然我们思考的基点是1911年,但追寻历史成因和探求真知的目光却注定超越1911,而注目于孕育历史事变的整个时代。

第一篇 人 心

一 风起黄鹤楼 / 3

农历辛亥年,九口通衢的武汉,中国历史在彼时彼地掀开了不同寻常的一页。

二 无奈摄政王 / 12

多尔袞,满清第一位摄政王,见证的是王朝的兴盛;载沣,满清最后一位摄政王,见证的是王朝的覆亡。

三 货贿庆王府 / 25

庆亲王摇身一变而登权位,于是王府内便是一派纷华无度的富足,而王府外却是王朝枯衰的不堪。

四 昭昭世人心 / 36

“京官靠馈赠,外官靠贪污”,“天下纳贿之风,始于宫内”,则“王朝之祸事怕不出五十年”矣!

第二篇 天 道

五 天地大变局 / 51

时代之变,其势已成。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清王朝真的能“变法革新”吗?

六 立宪在今朝 / 61

民众沉醉于对立宪的热望,但朝野上下的“宪政之旅”却是十足的“走马观花、心不在焉”。

七 放言资政院 / 77

立宪意味着变革,变革则必然改制,然而“祖宗之法”岂能轻易扬弃、更变,于是民怒人怨无可避免。

八 兴亡百姓苦 / 93

朝廷机构的改革只是无奈下的折中,于是民主沦为了一种过程,而满怀热情的志士仁人唯有喟然长叹!

目录



第三篇 钓 翁

九 竖子亦成名 / 111

踏着一磴磴坚实的台阶,游走于权要之间,袁世凯借着小站新军而声名鹊起。

十 开府在北洋 / 122

坐拥北洋新军,手握金山银海,高擎开府北洋的大旗,转眼之间,袁氏已成为大权独揽的直隶总督。

十一 政争军机处 / 134

军机处,王朝权力的核心之地,一场“庆袁”与“瞿岑”集团的政治鏖兵正在上演。

十二 垂钓洹上村 / 155

虽然从人生的巅峰跌入谷底,但临坐浑浊的政治渊潭,经验老到的袁世凯仍然是收获最丰的垂钓渔翁。

第四篇 怒 潮

十三 川省铁路潮 / 169

铁路,国之命脉,王朝政府无法从洋人手中收回路权,也无法从川省绅民手中夺取到它。

十四 血案惊天下 / 190

多少群众倒在了血泊之中,王朝的生机也最终淹没在了血泊之中。

十五 首义武昌城 / 2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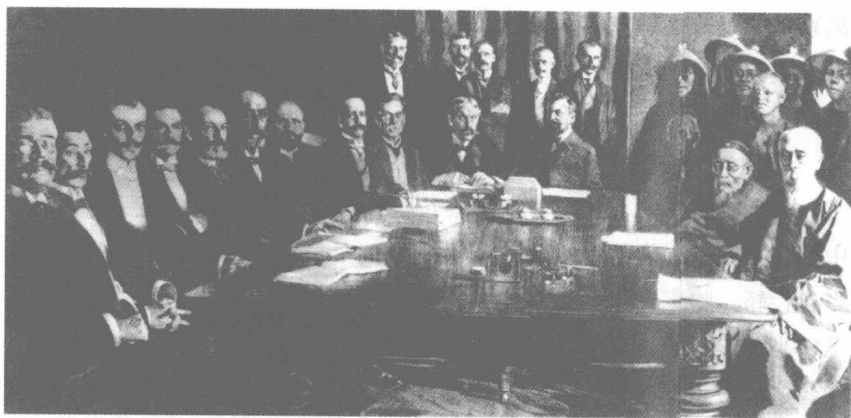
长江之滨的三镇之地,炮声隆隆为王朝敲响了丧钟。

十六 民国肇新基 / 237

十八星旗在全国高扬,但新生的民国政权在列强、阴谋者的环伺之下能生存多久呢?

附录:公元1911年大事记 / 260

一 风起黄鹤楼



1901年9月7日,俄、英、美、德、法、意、奥、日、西、比、荷11个帝国主义国家胁迫清政府订立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图为签约时照,左为11国代表,右起坐者为清政府代表庆亲王奕劻、李鸿章。

1911年,是宣统三年,是中国古老的天干地支相匹配的辛亥年。进入春季不久,在京城夜空上一颗倏然而过的流星,为人们原本躁动不安的心境,平添了一团阴影。是年春天某夜,一位名叫赵子敬的士人正在室内与一帮友人谈天论地。“忽闻隆隆霍霍起于空中,似雷非雷,都疑为汽车远过,然声亦不同。侍者大呼曰:‘流星,光何巨也!’”于是,室内诸人疾趋而出,但见夜空“光甚闪烁,照耀万丈,而其声即随之,愈远愈剧,回音作爆裂响,约五分钟始不见。自西北往东南,其行甚缓,不似寻常流星之一瞥即过也。是夜,见者甚多……”(1)

不久,在古城长安,一首口口相传的民谣风行在街头巷尾,携带着一个乱世王朝所面临的种种无奈和征兆,以老百姓特有的心理与其说是预言,毋宁说是期待着辛亥年的历史结局:

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2)

1911年4月8日,南国广州却呈现着另一番景色。

丽日和风,万里无云。清朝广州将军孚琦兴致盎然,率领亲兵护卫在城东燕塘观阅飞机试飞。这位出身满洲正蓝旗的贵族公子,既是声威赫赫秉政47年之久的西太后的内亲,又是权倾一时的荣禄中堂的从侄。在西太后离世那年(1908年)刚刚署理广州将军的孚琦,原本不想在这个远离京都的是非之地待多久,他深知这是一块布满了旨在反满覆清的革命党人炸弹的险区。方达“知天命”年岁的这位将军未能料到的是,随着辛亥春季的消逝,他的“天命”也该终结了。

薄暮余晖。

斜阳把将军一行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孚琦正在晃悠悠颤巍巍的轿中闭目养神。回署的将军大轿刚走到东门外大道上,突遇一位中年汉子当道拦轿。将军还来不及回神,五响枪声就猝然发出。众护卫逃散尽去,孚琦当场毙命。

这位来自南洋华侨的汉子叫温生才。在总督张鸣歧的大堂上,他从从容容地说他本人与将军素不相识向无私怨,“惟专制之为厉,国仇之未报,特为同胞雪愤慨耳!”(3)接下来堂上堂下一问一答的平心静气,似乎更像是对人生问题解疑释惑的商讨,反倒少了些公堂审案的杀气。

张说:“一将军死,一将军来,于事何济?”

温答:“杀一儆百,我愿已偿。”(4)

张无语。

距广州将军毙命还不到20日,1911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总督衙署就被革命党人的炮火吞没了。

这是一次力量悬殊的搏杀。以黄兴为首的一百二十余人组成的“选锋队”,臂缠白巾,在呜呜的海螺声中直扑总督衙门。不惜青春热血的勇敢,竟然使装备精良的总督卫队力不胜支。然而,老有所谋的总督张鸣歧在枪声初起时,就越墙而逸躲进了水师提督的衙门。冲入督署的革命党

人未能找到张鸣岐，遂将失望与愤怒化为一把大火腾起在衙署之内。虽然这次后来被称为“黄花岗起义”的武装起义很快就被清军所扑灭，但由广州涌起的风浪却使清王朝悲苦莫名。

4月的北京，已然失去了春天的意趣。

在由广州六百里加急传来的奏报中，在一如既往地被地方官称作“匪徒”起事的讯息中，除了获得“官军如何骁勇”、“大吏如何有谋”的官样文字外，清王朝无法洞悉整个事件的程度和性质，也根本不能在这频频爆出的事件中，预断王朝的历史命运。

从1906年以来，烈烈的反清起义烽火几乎年复一年地遍燃各地。在舍生赴义的无数青年志士背后，已经站立着一个令清王朝心惧胆寒的伟人——孙中山——他既使事件本身拥有了划时代的意义，也使王朝的“天命”走到了尽头。

1866年11月12日。孙中山（名文，号逸仙）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负山临海、风光旖旎的小山村。在我们民族历史的记忆中，似乎孙中山生来就具备“天降大任于斯人”的非凡品格。

比如，童年的孙中山和同龄伙伴们戏耍时，一时兴趣所至，竟敢把村北口村民们日夜供奉的北极帝君的手指折断——这原来是统治村民们精神世界的主宰——以至于在山村中引起了不同凡响的惊恐。

再比如，在孙中山读书的孩童时代，一位颇有眼力的私塾先生在他与众不同的作文本上，郑重其事写下的评语是：不为人上人，就是人下人。

英雄和伟人的业绩莫基于他们的成年时代。当人们比量着已成伟人



青年时期的孙中山

或英雄的形象去追溯他本属记忆中空白的少年时代时,传说中的神话或神话中的传说便是合理的填充内容。

走出传说,我们完全可以从早年孙中山与常人相类似的充满梦想、追求和艰辛的人生经历中,追寻到一个凡人成长为伟人的历史轨迹:

——1878年,年仅12岁的孙中山离开穷困的家乡,投奔七年前赴南洋檀香山谋生的大哥孙眉。经营农场的孙眉把一部分产业转到弟弟名下,并将他送到意奥兰尼书院读书。

——1883年,孙中山又到香港域多利书院上学;两年后,与家乡的卢慕贞结婚。

——1886年,20岁的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附属的南华医学校,次年转入香港西医书院,开始了一个青年人对于人生理想的最初探寻。

虽然青年时代的孙中山与他的三个好友经常聚谈国事,抨击时政,被熟悉的人戏称为“四大寇”;虽然性格豪爽的孙中山很早就与旨在反清的洪门会员郑士良过从甚密;但直到1894年前,他主要的精力还只是在开业行医中,以济人利世的善良愿望为凄苦无比的世人聊尽一个医生的职责。(5)

由一个医人济世的现代“郎中”转变为一个志在医国济民的现代伟人的历史性转折,发生在1894年。这一年,曾经与中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的日本,经过30年的明治维新,已经跻身于列强之林,转而以“借法西洋”的坚船利炮,向大清朝进逼而来;清王朝的军队却不堪一击,弃城失地,败绩连连;这一年,辽东烽火告警,战云滚滚,北京城内却九重宴安升平,为西太后60岁的“万寿”,百官群僚钻营进献……没有多少史料能够清晰地展示孙中山发生根本性转变的足以使人的灵魂脱胎换骨的痛苦过程,也没有多少史实可以前后相续地丰富和填补孙中山思想突变时所面临的人格熬炼的情境。但我们在历史材料的清理中,可以深深地体味到,在一个民族尊严备受凌辱的时代,在一个国家权利横遭剥夺的时代,随时都有着足以使一个有志青年走上“叛逆”的最大概率。

依据有限的资料我们可以获知,也是在这一年,孙中山曾辗转北上托亲朋好友介绍去找清王朝的股肱之臣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设法将自己的医国之方——《上李鸿章书》——送达李中堂。不幸的是,严密构造起

来的王朝政治网络,从来不可能被网络之外的力量轻易地闯破,因而一个素不相识者的上书,便有了无需分说的命运。也是在这一年的11月24日,孙中山“感祖国之危亡,慨然有澄清之志”,相约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朋友,将自己的命运开始与民族的前程紧紧联系在一起,神色庄严地盟誓在“兴中会”的章程面前:

……

近之辱国丧师,翦藩压境。堂堂华夏,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6)

似乎用不着发掘“章程”背后的过程和动机的更为详尽的史料,简练的宣誓内容,完全可以剖白出一腔热血的青年怀忧民族前程而走向反清道路的全部心声。

从此,孙中山关闭了“救人”的店铺,开始了“救国”的大业。

时至1905年,当孙中山在日本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揭橥“中国同盟会”的旗帜后,他几乎就成为全国一切反清社会力量(传统的和近代的)的时代象征,也就由此成为20世纪初中国历史夜幕上最光彩的星辰。

面对社会这个复杂的生物体,任何个人都无能为力。社会只能以社会的力量来改造。当无数个人在一个共同目标下构成社会力量时,他就超越了个人而赢得了社会。

从此,无数抱负不凡的青年都“名落孙山”,成为孙中山“国民革命”的追随者。

从此,孙中山的名字就不再属于他本人,而属于我们这个民族,属于我们民族特定的时代。

风云际会的武汉。

武汉为九口通衢,居天下上游、南北辐辏之中心。汉口北倚双江,又为武汉屏蔽。龟蛇二山,遥遥对峙,势成犄角;龟蛇雄视之下,江水顿失奔腾之势,缓缓顺势而流。岷江东下,汉水西注,均以此间为枢纽。水有水势,川成川形,山具山貌。一派“洪水龙蛇循轨迹,青春鹦鹉起楼台”的气象。曾经驾着最现代化的兵舰几乎游遍全球江洋湖泊的英、美海军军官,面对武汉三镇,也惊叹不绝:游行几遍地球,水陆形势之佳,未有如兹者,推为环球第一。不仅属中国奥区,窃兴观止之叹。(7)

汉口为中华四大名镇之一(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朱仙已被河流横啮,化为瓦砾,不成商市;景德仅以陶业名闻天下;佛山则近海;而推内地商埠第一则莫如汉口。时至1910年,汉口对外贸易,即超过一亿五千万两,十年之内,剧增三倍,遥遥乎居全国上游,仅次于上海。举西南若滇若蜀,凡西北若秦陇若晋豫,五方百货,均集辏于此,以灌输于东南;背湖枕江,一线长堤廿余里,廛市鳞集,贸易兴繁。又当铁路轮舟之要冲,百货云骈。洋商茶市之易,不集于沪渎,而群趋汉上,所系天下之重,宁有其上乎?

汉阳铁矿林立,兵工比肩,规模雄阔。现代工厂以及与现代工厂相联结的生产方式、生产技术,甚至生活方式、知识结构和价值观念,都在轰鸣着的马达中,生产着属于自己时代的成果。武昌自1892年鄂督张之洞倡设学堂后,新学风行,人文荟萃,风气开通,亦为天下之先。在这里,反清革命言论几乎已是公开的秘密。1907年当鉴湖女侠秋瑾被清王朝处以极刑时,武昌东路高等小学堂的学生,竟毫无隐讳地上书张之洞,请求独立,脱离清王朝。即使是被清王朝倚重的老臣张之洞,也在革命风潮涌动之中,深深感受到了一个末世王朝命运的悲凉无奈。1907年初秋时节,在他离鄂赴京去做清朝的军机大臣的火车上,与那些送行的下属和门生们风雅了许多诗词。其中有一首《读宋史》绝句:

南人不相宋家传,
自诩津桥傲杜鹃。
可惜李、虞、文、谢辈,
空随落日坠虞渊。(8)

绝句第三句下面有一行小字注明了名字：李纲，虞允文，文天祥，陆秀夫。二十八字，一部宋史，似咏史，若言志，借人之酒，浇心中块垒。他以一个历经同光两朝三十余年宦海生涯的老臣，以一个饱读诗书又善于借法西洋的历练干臣，以一个年近七旬已经悟透人生真谛的垂暮智者，预见到了纵令以身相殉也无补于亡的清王朝已见端倪的结局。

1911 年春节（阳历 1 月 30 日）。

一个中国人古往今来最盛大的节日。

武昌。在俯瞰滚滚长江的蛇山黄鹤矶头，挺立着充满传奇故事的风度楼。人们不约而同地沿着蜿蜒的山径而上，进入黄鹤楼的风度楼。春节，中国人一年一岁的首日。依次走来进入风度楼的人们，都说是参加新年团拜，但一个个表情严肃和庄重，丝毫没有节日的气氛。清一色的戎装表明，这是仅仅属于军人的世界。他们来自武汉三镇清朝新军的各标（相当于现在的团）、各营。依次就位的人们，在一阵理所当然的节日寒暄后，将目光集中在最前面的几个人身上。

蒋翊武，年仅 26 岁，是湖北新军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左队士兵。这位来自湖南澧州（今澧县）的农家子弟，外貌木讷而不善言谈，但却厚道持重，深得士兵们的信任。这位不久就在人们心目中有极威望的年轻士兵，被誉为武昌起义“三武”之首（三位策动起义的革命党人）。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三武比较起来，孙武不如振武，振武不如翊武。”（9）他是这次聚会的主持者之一。



右为孙武，左为蒋翊武。

刘复基，来自湖南常德，比蒋年长两岁。在多次参加反清起义失败

后,才理解了枪杆子的意义,遂更名换姓投身到湖北新军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当兵。这位看来文弱的士兵,其活动能力极强,以“小诸葛”之声名,成为军队革命团体的主干。

王宪章,27岁,贵州人。从边远地区的贵州自备盘缠来武汉当兵。肄业于警察学堂的经历和学历,使他成为士兵中的“文化人”;也因文化赋予的聪明,使他能与士兵亲密相处,又能颇受上司重视被提升为正目。在士兵们自己组织的“将校团”里,他是公认的“团长”。

这里唯一的一个非军人的成员——詹大悲,24岁,武汉《大江报》主编。他不是军人,但武汉地区的新军士兵却是他主编的《大江报》最忠实的读者。他代表了军人的心声。

蛇山巍巍,江汉涛涛。辛亥年春节的第一天,来自武汉三镇新军各标、营的士兵代表,在此举行了不同寻常的“团拜”。在看似漫不经心的三五成群的“吃茶”活动中,宣告了与军人身份不甚协调的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团体——文学社的成立。完全由军人组成的最不文学的“文学社”,有一个明确的宗旨: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10)。

新年岁首,在诗意般的黄鹤楼,一帮“先天下之忧”的不满30岁的年轻人,在文学社形成的决议中,郑重其事地规划了清王朝辛亥年的命运:

一、选举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部长。

二、扩大组织,在新军普通士兵和学堂学生中发展社员,以运动新军为工作重点。

三、以《大江报》为文学社机关报,免费赠送各营、队一份,扩大反清革命宣传。

四、加强与共进会和其他革命团体之联合,壮大革命队伍。

文学社平静地宣告成立。

历史向来如此。表面的轰轰烈烈不是创造历史的最佳状态,默默无声的平静才足以孕育出最终惊天动地的历史成果。

风满黄鹤楼,武汉第一春。诞生在春节的文学社,揭开了辛亥年历史中不同寻常的第一页。

注释：

- (1) 许指严：《十叶野闻》，载《近代稗海》第十一辑，第145页。
- (2) 景梅九：《罪案》。
- (3) 印鸾章：《清鉴》下，北京市中国书店1985年版，第960页。
- (4) 肖一山：《清代通史》第四卷下，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543页。
- (5) 章开沅、林增平：《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中册，第74~78页。
-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一，第85页。
- (7) 陈夔龙：《梦蕉亭杂记》，载《近代稗海》第一辑，第402页。
- (8) 《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22页。
- (9) 贺觉非：《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60页。
- (10) 《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一辑，第123页。